

庫文小譯翻

種八第

達

伊

著等寧布·凡伊

譯 林 李

刊社版出活生化文

翻譯小文庫

第八種

伊凡·布甯等

李林譯

達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翻譯小文庫

第八種

達

伊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初版

著者 伊凡·布寧等

譯者 李 林

發行者 吳 文 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定價 二元五角

目次

伊達	一
中飯	二九
伊芙小姐	四五
訂婚	七一
後記	九一

伊
達

舊俄・伊凡・布寧作

伊凡·布寧 (Ivan Alexievitch Bunin, 1870-) 舊俄的

詩人和小說家，以描寫俄國貴族的沒落爲最擅長。曾得一九三三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金。這篇『伊達』是從他的短篇集 *Granular of Love* (英譯本) 中譯出的。

在一次聖誕節的假期裏，我們四個人——三個老朋友和一位名叫佐治·伊凡諾維其的——一同在大莫斯科飯店吃早飯。

由於節日的緣故，大莫斯科飯店冷清無人，只充滿了風信子和鈴蘭的香味。我們穿過舊餐廳去到新餐廳門前停住。我們向四周那些新鋪上了乾淨雪白桌布的餐桌張望，以便挑選一個在我們以為是最舒適的地方。一個服裝整潔和氣迎人的招待員用一

種謙遜而優美的手勢指着最遠的角落，那裏有一張小圓桌和一張半圓的沙法放在一株濃密的深青色的月桂樹下。於是我們便到那裏去。

『諸位，』那個樂曲作家去到桌後把他的矮胖的身軀放在沙法上說道，『諸位，我頗想要好好地請你們吃一頓——伙計，』他把他那有着細小眼睛的寬大的農人面孔轉向侍者說，『把你們的最漂亮的食具擺上。我那帝王一般的派頭你是知道的！』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我早已把牠記在心頭了，』那個誇耀着他的純銀色小鬍子的狡猾侍者，帶着一個抑止住的微笑回答說道。『您交給我得了，我一定盡力安排的……』他把一個盛煙

灰的盤子放在他的面前，同時又加上一句。

不多時在我們的面前就擺上小玻璃杯和高腳酒杯，盛着顏色不同的飲料的許多酒瓶，粉紅色的鮭魚，黑色的鱈魚，一盤放在小冰塊上剖開了的貝介，一方橙黃色的且喜耳奶餅，一塊黑色閃光壓緊了的魚子醬，一只冷得冒氣裝滿了香檳酒瓶的白桶……然而我們却先喝渥得加酒。●樂曲作家歡喜斟酒。他盛滿了三杯，隨後就開玩笑地慢騰騰說道：

『最有價值的佐治·伊凡諾維其，我也可以替你斟一杯麼？』

佐治·伊凡諾維其（他只有一種職業而且是頗爲奇特的職業——就是做著名作家、藝術家、演員的朋友）是一個非常沉靜永遠有着好心意的人。他的臉微微一紅（這是他的習慣，在說話前總是這樣的）帶着不關心的神氣和安閑的態度回答說：

『好極了，最無價值的帕威爾·尼古拉維其！』

作曲家也就把他的酒杯斟滿。隨後他輕輕地和我們碰杯，一揮手說一聲『祝好運！』便把他的酒一飲而盡，立刻又津津有味地忙着分派食物。我們也都加入，化費了許多時間來做這件好玩的事。後來我們叫了一些魚羹，又開始抽煙。從那舊餐廳突然傳來了從那可非難的樂器所發出的溫柔而悲慘的聲音。作曲家向後

靠着，抽着紙煙，並且照着他的習慣，把胸部一挺深深地吸一口氣，說道：

『朋友們，更可悲的就是因為你們是我所敬重的朋友們，讓我告訴你們吧，雖然我的腸胃感到極端的快樂，我却覺得十分悲哀。我覺得悲哀，因為我剛才突然記起了我今早晨醒來時想起的在我一個朋友的一生中的一段小小故事。（照後來的事實看來我那朋友簡直是個蠢驢）這是在整整三年前，聖誕節休假日第二天發生的……』

『一段小小故事，準沒有錯，是一段戀愛的故事。』佐治·伊凡諾維其帶着他那女孩似的微笑說道。

作曲家瞟他一眼。

『戀愛的麼？』他輕蔑地冷冷問道。『啊，佐治·伊凡諾維其，佐治·伊凡諾維其，到了末日裁判時你怎樣替你的墮落，替你那無憐憫的心辯解呢，好吧，願上帝憐憫你！』*“Je veux un trésor qui les contient tous, je veux la jeunesse”*（我願要一件包羅萬象的寶貝，我願要青春！）他揚起眉頭隨着樂器奏的浮士德唱起來，然後轉過頭望着他的同伴們繼續說下去：

『朋友們，這就是那段故事。從前在某一個王國裏，某一個少女常常到某一位先生家裏去玩；她是他妻子大學時代的朋友，她是那樣狡猾，那樣可愛，所以那位紳士便簡單地稱呼她伊達，那就是

是說叫她的閨名。她就是伊達，伊達，他連她的姓氏還不大弄得清楚。他只知道她是從一個清白的，可是貧窮的家庭出身，她是一位曾經做過著名的樂隊指揮的音樂家的女兒，他和她的父母在一起，並且像大家都想像得到的她正等待着——一位合適的男子出現——他所知道的不過是這些而已……

『我要怎樣向你們描寫伊達呢我提到的那位紳士熱烈地歡喜她，可是，讓我再說一次，他對她表示的真實的慰勉，老實說吧，却是等於零！她常到他的家裏來——遇見了她，他會說：「啊，伊達，親愛的！你好，你好？看見你真好極了！」至於她呢她的創傷，只是微微一笑，把帽子摘下來，雙手摸摸頭髮把手帕塞在暖手籠

裏；然後她帶着小女孩的神氣（也頗有點可笑地）向周圍一望：「瑪霞在家麼？」「在家，親愛的，在家……」「我可以進去看看她嗎？」於是她就安詳地穿過飯廳向着瑪霞的房間走去。「瑪霞，」她會在門前叫一聲，「我可以進來麼？」——聲音是懇切的，非常動人。在這聲音上面再加上其餘的一切：青春和健康的壯盛，一個女子從戶外下霜的空氣走進戶內帶來的香氣……還有她那亭亭的身材，輕盈的體態，她的行動所產生的稀有的和諧與自然……她的面貌也夠稀有的——乍看起來似乎極其平常，可是仔細觀察却會使你讚美：皮色的配合是勻整的，紅潤的——它使你想到了最完美的蘋果——她的眼睛的色彩是紫羅蘭色的，生氣

勃勃的……

「不錯，仔細看她一看你就不得不稱讚，可是這個傻瓜，那就是我們的故事裏的主角，只會望着她大喜欲狂地說道：『啊，伊達，伊達，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價錢！』——他會看着她回答，是非常可愛却不是一個完全注意的微笑——於是他便離開她走進他的書房，重新從事於某種的胡話，一種所謂藝術的創造，活見鬼！」

「就是這樣時間不停地過去，就是這樣我們那位紳士也沒有對於伊達認真地想一想，並且——你們會想得到麼？——他簡直就沒有注意到有那麼一天伊達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不見了。單少了一個伊達，他連想也不會想起去問問他的太太：我們的伊達」

達究竟怎麼樣了？有時他也居然記起，他也感覺好像缺少點什麼東西，他幻想着用一隻手臂繞在她的腰上的甜蜜的苦痛，他在心靈上看見她的灰色小暖手籠，她的臉色，她那紫羅蘭色的眼睛，她那可愛的手臂，她的英國短裙……他只稍爲沉思一會——然後他又會忘記了。整整一年就是這樣過去，跟着又是一年……突然他需要旅行到南方去……

『行期正遇上聖誕日。不管怎樣，這旅行却不能延期。於是我們這位紳士居然辭別了他的事務和他的家務，跨上一匹鐵馬就動身走了。他走了一天，他走了一夜，最後走到了鐵道的交叉處，他必得在此換車。他到了那個地方，可是得說明一句，他遲到了不少』

的時間；因此火車一開始慢走起來靠近月台，他就從車上跳下來，抓住他遇見的第一個脚夫的衣領大聲叫道：「那邊開走的那班車是快車麼？」「是的，剛剛開走！老實說，您這班車整整慢了一個半鐘頭，」脚夫帶着有禮貌的微笑回答說。「真的麼，你這倒運的？你不是在開玩笑吧？現在我怎麼辦呢？你真該罰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去！我要把你送上斷頭台，我真要！」「有罪，有罪，」脚夫回答說，「就是一把大刀也不會斫到這個有罪的頭上來的，大人。除了等下一班車就沒有別的法子了……」他卑微地低下頭來把我們這位尊貴的旅客引到車站去……」

「車站擠滿了人，它是又親切，又舒服，又溫暖。那裏下過了整